

## 在左營眷村的日子 - 張力先生



生於左營，先後在崇實、合群、東自助等村成長，就讀明德、中山國小、高市二中、省立雄中，政治大學學士、碩士、博士。曾任國立東華大學歷史系系主任、人文社會學院院長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，現為該所研究員。從事海軍史、外交史研究。

**海** 軍左營軍區是軍事要地，軍區裡面除了軍港之外，還有不少機關、學校和部隊駐地。進出軍區要出示合法證件，有時還會接受衛兵的盤查，因此有機會進入軍區的人究屬有限。而每一機關、學校和部隊，又有各自的門衛，即使進入軍區，也不是到處暢行無阻。

生長在左營眷村的孩子，主要的活動場域是眷區和小鎮的街市巷弄，但偶爾也有機會到軍區一遊。民國40-50年代，大部分眷村仍然座落在廣義的軍區之中，若是離開軍區到左營大路購物，返家時仍要先亮出有效證件，才能通過警衛一關。後來所有的眷村都從軍區劃分出來，軍區就只是單純的軍事機關所在地了。

眷村子弟若是沒有證件，進入軍區的方便程度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遞減。就讀小學以前，從家裡來到軍區，一定是由大人帶著。我不太記得

6歲以前發生的事，但有一次的經驗卻是記憶猶新。我住的崇實新村105號前面，不知為何停放一輛日軍廢棄的坦克車，由於體型不大，容易攀爬，附近的孩童就爬上爬下。一日，倒楣的我從車上摔落，傷了頭部，送到總醫院包紮。之後到父親服務的海軍機械學校，至今我還記得自己坐在父親寢室之中，看著四周的牆壁；但對室外的機校校園，卻沒有任何記憶。

小學的前3年我讀明德國小，後3年則與一群家住南左營眷村的孩子，重新分發到剛創校的中山國小。不過中山國小在我5年級時，校舍才初步落成，因此學生曾經分別借讀明德、左營和舊城國小。從明德國小回到南左營的各個眷村，放學的隊伍都是走軍區裡面。明德國小大門對面有個陸戰隊派駐的崗哨，小學生大搖大擺通過崗哨，可以直行到海軍忠烈將士紀念塔之後

左轉，再走中正路兩側的草地，朝軍區大門的方向前進；另外，也可以在通過崗哨先穿過海道測量局，出了該局大門再左轉中正路。前一條路線比較單純，但也無趣。後一條路線就有趣多了，因為小學生從側門進入海道測量局後，就不太安份了，不是在木造營房之間捉迷藏，就是貼著營房窗門玻璃窺視屋內有什麼東西。我不記得有人來管過我們。出了測量局大門左轉中正路，通過一座小橋，馬路的右側牆內有一個大型水槽，運氣好時，可以透過水槽的圓形窗口，看到著潛水衣的「怒海潛將」緩緩移動，不過當時我們以為是太空人掉到水裡了。再往前走，牆內是汽車大隊，停了好幾列各種形狀的車子，甚是壯觀。

行經軍區的主要幹道上下學，一定是海軍同意的，小學生行路漫不經心，但軍區之內總是比較安全，何況那時機動車輛不多。不僅如此，當時

小學生往來軍區之內，幾乎無人理會。我因此曾跟著玩伴，徒步穿過陸戰隊營區，到海邊訓練蛙人的海軍游泳池游泳，途中經過一個路口，路旁大型看板上有一幅血淋淋的車禍圖，還寫著「十次車禍九次快」，我看了頭皮直發麻。有一次在海灘上看到撐起遮陽傘，躺椅上大概是美軍顧問和家屬。我也曾在東碼頭和西碼頭逛過，見過第一代陽字號、和太字號、山字號、中字號戰艦。西碼頭有個浮箱中隊，則是大人去找朋友時帶著我去的，港內一大片浮箱，像是陸地的延伸。

有一年我因家庭變故，成了獨居兒童，住在眷舍裡，但被安排在不同的兩戶善心人家用餐。那一陣子我有時獨自經過軍區大門，引起了值勤憲兵的好奇，聊了幾句大概就知道我家情況。後來不知怎麼，我就開始在門口的衛兵司令室裡做功課，跟他們談天，也有一兩次被帶到鄰近的營



崇實新村自治會（由張力先生提供）

區，和大約一個連的憲兵一起蹲在集合場上吃晚飯。我不知道為何他們會容許我這樣一個小學生在那裡待著，但是他們給予的善意和溫暖，讓我知道他們是在照顧我，也一直使我對憲兵抱持好感。

進入初中之後，一方面因為功課越來越多，可以閒逛的時間越來越少，另一方面是自己逐漸長大，行經崗哨，衛兵有時會查看我的學生證，尷尬的是當時的中學並不發給學生證，所以我就很少進入軍區。不過民國54年5月初，我為了看自前線血戰歸來的東江軍艦（PC-119），特地進入軍區。東江軍艦於5月6日駛返左營，我似乎是從父親那裡得知，當天該艦接受歡迎凱旋榮歸的儀式後，就轉往西碼頭停泊，次日卸除剩餘

的砲彈，以便進廠維修。於是我在5月7日騎自行車走必勝路，通過較少機會被崗哨盤問的陸戰隊營區，繞了一大圈才到西碼頭，果然看到東江軍艦的水兵，正從船艙陸續搬運砲彈到碼頭上。也有其他幾個人專程來看這艘軍艦，並從負傷情況猜想海戰慘烈情形。我從艦首到艦尾來回看了幾遍，甚至觸摸船舷遭到共軍機槍子彈射擊的凹痕，更對煙囪和駕駛臺炸開的兩個彈孔，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彷彿這是我距戰爭最近的時刻。

高中學生已經有大人的模樣，沒有證件就進不了軍區。一般而言，只有暑假時到海軍官校游泳池游泳，或是參加場地設在軍區內的暑期青年活動營隊，才有機會再入軍區。不過我在讀大學前的那個暑假，被父親設法安排到海軍第一造



約在民國 43 年兩歲左右，與鄰家吳姐姐合影於崇實新村 105 號門前



民國 74 年拍攝於左營大路，車子中是張力先生的兒子

船廠的生產處分析課當「雜工」，也就是俗稱的「小弟」，約有3個月時間可以佩帶服務證出入軍區。「雜工」每天要在7點多到辦公室，打開窗門，倒水泡茶，油印文件，聽候差遣，一直到下班之後打掃辦公室，關上門窗。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每天一到兩次的分送派工單，我騎著自行車從大門旁的儀表工場開始，逐場送去派工單，並請收發人員蓋章簽收，這也是我第一次認識了公文的傳遞程序。一趟跑下來大約要1個小時，而小艇工場是在廠外，我就有機會慢慢騎過碼頭，瀏覽靠泊的軍艦。那一年新一代的陽字號「鄱陽軍艦」(DD-10)回到左營，就繫在海一廠正

門口對面的碼頭，而不遠處仍然停著尚在服役的「老陽」。

這3個月因為每天上班的時間頗長，也就少有機會在軍區之內到處看看。每天中午搭伙，餐廳竟是在原先熟悉的海道測量局內。有一次我經過紀念塔，決定停放自行車，仔細看看紀念塔本身和四周環境。我在塔後的石碑上讀到自甲申、甲午海戰以來，直到前不久演習失事罹難者的名單，心中頗有所感。

最近十年因受邀或參加會議，偶爾重訪左營軍區。但在參加活動之餘，總是想著能否回到青少年時代，看一看軍區內自己成長的各個角落。

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力教授，熱心協助海軍歷史資料數位化，抗戰70週年史蹟特展及專書資料審查，對海軍珍貴史料保存貢獻不遺餘力，著有功績，於民國104年12月28日核頒張力教授「海風獎章」乙座，以資謝忱，上圖張力教授伉儷與司令李喜明上將於頒獎後合影

# 鎮海靖疆

左營軍區的故事

捍衛家園的豪情壯志  
守護家庭的羈絆柔情  
軍區、港區與眷村  
生生不息

